



遠足成都的真正目的地是海螺溝。去那裡看紅石灘和冰川。從成都出發走川藏公路經雅安到瀘定最後落腳磨西古鎮，便是海螺溝所在地。我們在預定的海螺溝明珠大酒店下榻就住。

這是一個古老的鎮，有兩天並行的街橫卧堰台。一條是千年的老街，一條是年輕的新街。兩街之間多有小巷互通勾連。

住下來的第二天就有人介紹說這裡可以拍到「日照金山」的奇景。如果你運氣好的話。那人還給我指點江山般地告訴我應在哪個角度朝着哪個方向。我自然不願放棄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時機。於是每天早上嚴格按照那人的指示在六點半前後蹲守在別墅的某個角落。也許是經度的關係，這裡的早晨天亮的比較晚，不像江南五點多就天光大亮了。也必須要到六點出點頭才看得見微曦。三天的守候終於有了真誠的回報，我拍到了「日照金山」的全貌。也就是我回來後按捺不住迫不及待地先發的那張照片：

以後連續兩天都是由於雲層太厚遮住了金山美麗的容顏，沒能再見那樣的燦爛輝煌。

早餐後我們簡裝出發登上前往貢嘎冰川遊覽大營的專營大巴。一個半小時的路程雖然還是在雲裡霧裡的沉浮，可好像已經不感到可怕了。因為山澗下的水已經不再那麼洶湧澎湃，而是涓涓細流，倒是兩岸的山坡上多出無數條銀白色的垂線，其實那就是雪山上融化的雪水。直到這時我想起自己寫詩時常用的一個書面詞彙「盪蕩」二字，這裡的無數條山間小溪勾勒出的景象就是這二字最好的最生動的詮釋。而遠離這裡五十公里外的江河正是一條條看上去不起眼的線一般溪流匯流而成的。她們先是匯流進大渡河，接着合流成岷江，出川後就融入長江滔滔洪流之中。

大巴停了卻不是重點——我們還必須乘轎車登上貢嘎雪山的一個高峰——只有在那裡才能一睹貢嘎雪山的真容。買票隨車向垂直高度有着三四百米高差的貢嘎雪山觀景台做最後的衝刺。

上來啦！貢嘎雪山，我們來啦！所有下車的人都升起雙臂面朝雪山高呼着。

雪山這個在我們江南人心中近乎神秘而又嚮往的名詞，今天終於讓我們有了零距離的親切見面。真的有一種激動和興奮。面對貢嘎雪山這個世界上最低最可親近的冰川，我們只有不停的拍照，一二三四，換個姿勢再拍一次。累得相機都罷工了——沒電了。

面對雪山我忽然有了個幻覺，我在來的路上看見過集群猴子。我想如果我們沒有沿着達爾文進化論的線路進化到今天的模樣，我們也許不會有今天對雪山的頂禮膜拜，不會有那種圖騰式的帶有那種神秘色彩的情感因素，就沒有那種文化符號所引起的各種美好聯想。那雪山對我們就如同對猴子一般冷漠和無用——雪山上沒有果實可供食用。也正是因為我們的祖先在千千萬萬個偶然和必然中選擇了智慧，選擇了集群生活勞動，從狩獵開始到學會用火，進而成為一個與之有天壤之別的人，才使我們擁有了猴子無法擁有的閃着思想光芒的眼光。

雪山是神聖的，是光明的，是聖潔的，有照為證。中午十一點十分景區為遊人們準備的文化大餐開席了。演出的雖然都是當地原住民的自編自導的歌舞，說實話質量很不低的。貢嘎是甘孜州地塊。有着藏、漢、彝三族人群共聚。尤到這裡更是藏彝的故鄉之所在。所以表演隊節目大多反映這兩個民族的生活和激情。

不論是姑娘們的群舞，還是小伙子的獨唱都不亞於專業的文藝團體的表演。

遊客們毫不吝嗇的給予掌聲和尖叫聲，為他們叫好稱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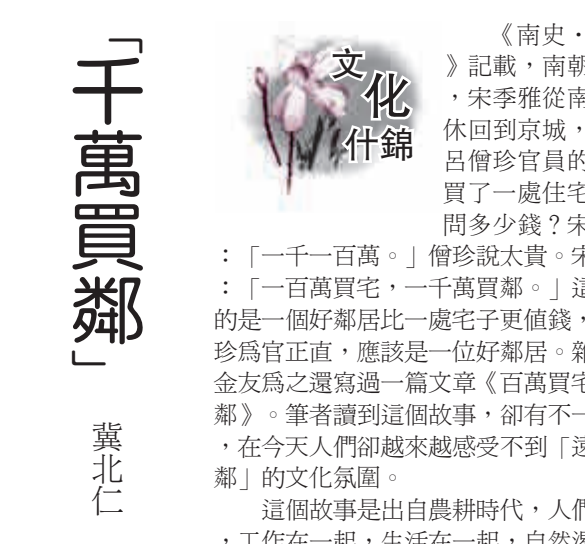
內人在我們的悠適下也登台獻歌一曲《康定情歌》，那歌聲飄過雪山飄過岷江……

山頂上有飯莊，可我們沒去，怕吃不慣。於是啃了點隨身帶的乾糧喝了點茶水就跟車回程了。

累了自然要歇歇。於是都沒顧得上跟雪山說聲拜拜就一腳踏進夢鄉了。

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對不起雪山的潔白和神聖哎——我有腦子拐彎了：怎麼沒看見雪山雄鷹的呢？真的一隻也沒看見！

明天要去紅石灘，在那裡也許能看見神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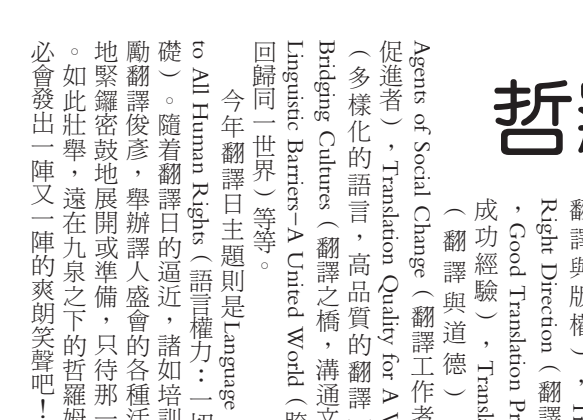


《南史·呂僧珍傳》記載，南朝梁武帝時，宋季雅從南康做官退休回到京城，在一位叫呂僧珍官員的住宅旁邊買了一處住宅。呂僧珍問多少錢？宋季雅回答：「一千一百萬。」僧珍說太貴。宋季雅又說：「一百萬買宅，一千萬買鄰。」這個故事說是一個好鄰居比一處宅子更值錢，因為呂僧珍為官正直，應該是一位好鄰居。雜文作家汪金友為之還寫過一篇文章《百萬買宅，千萬買鄰》。筆者讀到這個故事，卻有不一樣的感受，在今天人們卻越來越感受不到「遠親不如近鄰」的文化氛圍。

這個故事是出自農耕時代，人們比鄰而居，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自然渴望相互幫

助。如果漢服是一種流行服飾，那穿漢服及其附屬活動只能是一種復古風的流行，這其實例也簡單。只是，倘若給漢服和它的附屬活動戴上「繼承國學典範，重現國禮淵源」的帽子，那這頂帽子未免過於華而不實，甚至有些複雜的目的。漢服的設計、用料，以現代來說可能更加複雜，穿著更為不便，與其說弘揚國學，不如說是為了某種儀式感。漢服作為一種服飾，其本質是實用和舒適的。如果我們把漢服當作一種文化符號，那麼它的價值就遠遠超過了它作為一件衣服的功能。我們需要的是那種文化符號所帶來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而不是那種虛偽的儀式感。我們需要的是那種文化符號所帶來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而不是那種虛偽的儀式感。我們需要的是那種文化符號所帶來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而不是那種虛偽的儀式感。

我並不說清楚的是炫耀或者炒作。



今年翻譯日主題則是Language Rights Essential to All Human Rights（語言權利：一切人權的必要基礎）。隨著翻譯日的逼近，諸如培訓翻譯新手、獎勵翻譯後進、舉辦譯人盛會的各種活動正在世界各地緊鑼密鼓地展開或準備，只待那一天的登峰造極。如此壯舉，遠在九泉之下的哲羅姆倘若得知，想必會發出一陣又一陣的爽朗笑聲吧！

自中央電視台「成語英雄」欄目開播，盛況空前，深受觀眾歡迎，大、中、小學學生，包括中、老年成年人，都懷着極大興趣被漢語言的豐富精深深深吸引。這個欄目對推廣漢語、傳播漢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成效，遠比孔子學院的影響要大許多。

成語是漢語言中經長期錘煉、歷久彌新形成的詞語，其結構的凝固性，意義的整體性，時空的習用性，內容的民族性，與諺語、歇後語雷同，它的產生都與歷史和經驗不可分割。央視演播現場專請嘉賓對決勝者猜出的成語進行講解，每個成語均有一個典故和歷史人物故事背景，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獲益良多備受教導引發極大興致。

由此我想到許多與南京有關的成語。「金陵自古帝王州」，南京乃「六朝古都」，不，確切地說應該是「十朝」古都。從中古到近現代，繇孫吳，東晉、宋、齊、梁、陳，還應該有隋唐、明朝、太平天國及中華民國，先後皆定都南京，共四百五十五年，史稱「十代故都」，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文化遺產。成語，僅只是其中滄海一粟。

我現將「六朝」時期有關南京的成語典故概述於後，供有興趣者備考。

成語：「千卿何事」 南唐定都建康，中主李璟喜愛詩詞，他的《攤破浣溪沙》中有：「細雨夢迴難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而馮延巳的《謁金門》中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李璟拿這句詞和馮延巳開玩笑：「『吹皺一池春水』，千卿何事？」馮延巳連忙回答：「遠不如陛下下的『小樓吹徹玉笙寒』！」「千卿何事」遂成典故。

成語：「鳳毛麟角」 發生地烏衣巷。南朝時期

的謝超宗，是烏衣巷有名的才子。一次，新安王的母親逝世後，謝超宗寫了一篇表彰死者的文章，宋孝武帝讀後大加讚賞，稱讚說：「超宗殊有鳳毛。」而「麟角」之說則是出自《北史》：「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後來人將其書成典故。

成語：「量體裁衣」 典出南朝，有個叫張融的人頗有才華，齊太祖蕭道成很器重他。有一次蕭道成把自己穿過的一件衣服賜給張融，並附手詔一道，說這是我穿過的衣服，已經讓人按照你的體格重新修改，送給你穿保定很合適。

成語：「危言聳聽」 東晉顧愷之和桓玄，有一次在在建康殷仲堪家中談笑取樂。他們約定說「危語」（用一句話形容一個非常危險的情況）。桓玄說：「矛頭梳米劍頭炊。」意思是把矛和劍的尖頭當米煮飯吃；殷仲堪說：「百歲老翁攀枯枝。」意思是說年過百歲的老頭攀懸在枯萎的樹枝上；顧愷之說：「井上帖轆臥嬰兒。」井上的轆轤容易滾動，嬰兒躺在上面非常危險。後人就把這種誇大形容叫做危言聳聽。

成語：「咄咄逼人」 典故一：有一次，東晉顧愷之和桓玄在建康殷仲堪家中說「危語」取樂。正說得高興，旁邊一位參軍也插嘴參與：「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由於在場的殷仲堪正好是瞎了一隻眼睛的，聽了此話頗覺難堪，但又不得當眾發怒，只好說了一句語意雙關的話解嘲：「呦，真是咄咄逼人呀。」典故二：出自晉，衛鑠《與釋某書》：「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衛鑠是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啓蒙老師。書中說的王逸少，就是烏衣巷的王羲之。

成語：「流芳百世，遺臭萬年」 源出東晉明帝時。駙馬桓溫專權作亂，萌發野心。他對曾陰謀篡權的王敦暗表讚賞，一次他躺在床上時對親信說：「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流露出想篡權的野心。親

誰？甚至鄰居是高官，甚至鄰居被盜還以為是在搬家，也不是稀罕事。然而，這就是我們的生活嗎？顯然不是。人之所以區別動物，是因為人更講究感情。人們需要親情，社會是一個親情網絡。如果生活只剩下了工作，你還能快樂嗎？樓上樓下都「老死不相往來」，那生活還有意思嗎？鄰居不只是比鄰而居的房客，更是能夠相互照應相互關心的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朋友。

當然，現在如果還有人願意「千萬買鄰」，那這人可能就有點冒傻氣。但是，好鄰居很需要，好鄰居很重要，卻是不爭的事實，誰也不願意生活在一個沒有親情的冷漠社會！這就需要我們每個人都為營造良好的鄰居文化氛圍而做出努力。見面問聲好。有事搭把手。有事喊一聲。沒事多聊聊。閒時多走動。說白了，鄰居文化就這麼簡單。

也許有人會說，現在人們生活節奏快了，誰都不得為工作奔波，誰都得為生活忙碌，誰還有時間操心斜對門住的誰？表面看，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為工作忙，為生活忙，早已身心疲憊了，哪還有時間去管樓上樓下住的是

伯靜

我們，開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們抱着一種幻想，以為只要將滿洲人趕出去，便一切都會恢復了「漢官威儀」，人們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帶，大步地在街上走。誰知趕走滿清皇帝以後，民國成立，情形卻全不運動，所以他們便失望，以後有些人甚至成為新的運動的反動者。一至於今天的流行服飾，則更多表現一種個性與流行色彩。

如果漢服是一種流行服飾，那穿漢服及其附屬活動只能是一種復古風的流行，這其實例也簡單。只是，倘若給漢服和它的附屬活動戴上「繼承國學典範，重現國禮淵源」的帽子，那這頂帽子未免過於華而不實，甚至有些複雜的目的。漢服的設計、用料，以現代來說可能更加複雜，穿著更為不便，與其說弘揚國學，不如說是為了某種儀式感。漢服作為一種服飾，其本質是實用和舒適的。如果我們把漢服當作一種文化符號，那麼它的價值就遠遠超過了它作為一件衣服的功能。我們需要的是那種文化符號所帶來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而不是那種虛偽的儀式感。我們需要的是那種文化符號所帶來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而不是那種虛偽的儀式感。我們需要的是那種文化符號所帶來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而不是那種虛偽的儀式感。

我並不說清楚的是炫耀或者炒作。



哲羅姆和翻譯日

出於對這位大師的敬重，國際翻譯家聯盟（FIT）於一九九一年將哲羅姆生日即九月三十日定為「國際翻譯日」（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Day）。旨在向世人昭示：翻譯這項職業，隨着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變得日益重要。尤有甚者，從一九九二年開始，該組織根據全球翻譯行業的發展，每年提出了一個翻譯日主題，並在第一季度面向全球發布。截至今年為止，已經提出了一二十四個主題，如：Translation the Vital Link（翻譯——至關重要的紐帶）、Translators and Copyright（翻譯與版權）、Translat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翻譯的正確方向）、Good Translation Practices（翻譯的成功經驗）、Translation and Ethics（翻譯與道德）、Translators as Agents of Social Change（翻譯工作者是社會變革的促進者）、Translation Quality for a Variety of Voices（多樣化的語言：高品質的翻譯）、Translating Cultures（翻譯之橋：溝通文化）、Beyond Linguistic Barriers-A United World（跨越語言障礙-回歸同一世界）等等。

今年翻譯日主題則是Language Rights Essential to All Human Rights（語言權利：一切人權的必要基礎）。隨著翻譯日的逼近，諸如培訓翻譯新手、獎勵翻譯後進、舉辦譯人盛會的各種活動正在世界各地緊鑼密鼓地展開或準備，只待那一天的登峰造極。如此壯舉，遠在九泉之下的哲羅姆倘若得知，想必會發出一陣又一陣的爽朗笑聲吧！

成語：「一往情深」 典故：東晉時有個叫桓子野的人，喜歡吹奏笛子，每當聽到別人吹奏好聽的樂曲他就激動不已。當時住在烏衣巷的宰相謝安聽說桓子野喜歡音樂到了如此地步，讚賞說：「桓子野對音樂的這份感情應該是發自內心深處的，只要一聽到好聽的音樂就激動得不能控制自己。」

成語：「大筆如椽」 典故：東晉大臣王珣，家住城南烏衣巷，有一天他做了一個夢，夢見有個人送了一支房樑那麼巨大的筆給他。王珣醒來後，對人說他預感到會有大手筆的事情發生。果然，一會有人來報，說孝武帝駕崩了。王珣則被任命擔當袁粲等重要文書的起草事宜。

成語：「屋下架屋」 東晉時，一個叫庾闓的官員，寫了一篇《揚都賦》，呈給庾亮，庾亮對這篇賦文大為讚賞，對眾人稱此賦可與張衡的《南京賦》、左思的《三都賦》相媲美。太傅謝安聽說此事後，搖頭說：「不能相提並論！這是在屋子下面再架個屋子罷了！什麼事要是都只是一味模仿，那就難免淺薄了！」

成語：「人琴俱亡」 典出東晉烏衣巷。王獻之和他徽之都是書法家王羲之的兒子。在王羲之年老之後，徽之隨父從烏衣巷移居浙江會稽。獻之留在了建康。公元三八六年，王獻之去世，徽之趕回建康弔喪。他坐在獻之床前大哭一場，取下獻之生前喜愛的琴想彈一曲給獻之聽，無奈怎麼也不成曲，王徽之將琴擲在地上感悼道：「嗚呼子敬，人琴俱亡。」

成語：「寄人籬下」 典故：南朝時張融一貫主張寫作要有自己的獨創性，形成自己的風格。他在一篇文章的序言中寫道，大丈夫做文章應當像孔子刪編《詩》、《書》、制定《禮》、《樂》那樣，而不能一味寄人籬下，模仿別人。

夏天的三藩市灣區，熱是熱了一些，但陽光不算殘酷。安靜的人間，草地，繁花和綠樹，在藍天下徐徐釋放魅力。我走進都柏林一個小型購物中心的咖啡店。一個人坐在裡頭，翻着三份今天的報紙。咖啡喝了一半以後，響起人聲。是女性服務員和男性顧客的交談，該是熟人了，交換着比「今天的陽光真不錯」深入的客套，譬如，「你的髮型很好看」，「騎自行車多少英里了」。我沒抬頭，因為思緒膠着在一個問題上：退休以後獲得哪些實惠？

是進來時開始想的。十五分鐘之前，裡頭不但沒有顧客，也沒有店員。抬頭看牆壁上的鐘，十點五十分。而供應早餐一般在九時前。午餐以十二點為高峰期。這辰光，一如車輛和道路的「錯峰期」。忙逼，壅塞，是另外的時段。我高聲問：「有人嗎？」喊了兩次之後，一個中年女子匆忙從工作間走出，一邊把手機合上。她以帶菲律賓口音的英語解釋：「趁閒下來，打一個電話——」我微笑，表示不介意。要了一杯咖啡。付一元五毛。自助餐，以電爐維持熱度的咖啡壺放在櫃檯上。我往小號紙杯倒咖啡，加上奶精。吸吸鼻子，並沒香味，想問：「攪這裡多久了？」但忍住，早餐時段留下的，怎麼可能新鮮？然而，豈可苛求人家為微不足道的這微不足道的一杯，而倒掉大半壺，另泡新的？

坐下來，以最慢的節奏喝，味道竟還可以。悟出退休者的好處之一，是享受「錯峰」時段。人人「唯速度是問」，偏偏因一人多而延誤，因之產生焦慮，是高峰時段的共同特徵。高峰結束，輪到對「時間」沒有嚴重敵意的閒人風光一陣。下館子，進超市搶減價貨，訂旅遊機票，進銀行取款，看醫生，作體檢，但凡有快慢、忙閒之分，也莫不如是。閒人揀到的衆多便宜，歸結到一處，無非「省時」二字。壓力大的上班族，為了時間不夠用而趕。「有的是」時間的人對時間斤斤計較，一如富翁斂財，茹素者買肉。於是笑自己的無聊。

儘管我謹守「自掃門前雪」主義，但憑聽覺知道，和女店員套完近乎的「自行車男」，坐在離我一公尺的桌子旁邊，喝咖啡，吃點心。然後，一樁從來沒有在我身上發生過的事發生了：男人站起來，向我打招呼，我抬頭，回敬一聲。「先生，能不能幫忙？買得多了，吃不完，送你一隻甜甜圈。」我再一次抬頭，張開嘴，認真負責地笑着，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太感謝了！我正想買呢！」他揚了揚手，說聲再見。我目送他出門。五十多歲的白人，戴七絛頭盔，穿花團錦簇的緊身運動衣，七分彈力褲下露出多毛而結實的小腿。看雍容的氣度，我有理由推測，他是某個企業的執行長，至不濟也是部門經理。

讓我感到有趣的，是他把盛甜甜圈的牛皮紙袋擱在我的桌子上的神情，小心，貪婪，怕我拒絕，更怕我把他當作施捨廉價食物的慈善家。貪婪，怕排除這個可能，若如是，我就自動成為乞丐。其實，他何曾有志於救濟，不過是不想暴殄天物，那是要去教堂懺悔的。

吃還是不吃？放在別的地方，陌生人送的食物，常用的辦法是偷偷扔掉，天知道是什麼玩意？如果受者過度敏感，還發生諸多聯想：為什麼給我，是我的長相或裝束帶來浪漫？是一臉菜色引起他的憐憫？然而，我毫不猶豫地吃下去。出於和他一樣簡單的邏輯——不浪費。沒吃油炸甜甜圈至少十年了，口感不錯，也不甜。

吃罷，把退休以後的第二種實惠想好了——信任陌生人。

中國東晉司馬衍登上皇位的第十六年，即公元三四〇年的九月三十日，地球那一邊的意大利東北部的某小鎮上誕生了一名男嬰，被人稱作哲羅姆（Jerome）。其成人後，居然專心致志從事《聖經》研究，且以二十三載之力，將希伯來文版本《聖經》重新譯為拉丁文，世稱《通俗拉丁文譯本》。相傳，時至今日，該譯本仍為羅馬天主教會重用。

哲羅姆一生博覽宗教文獻，縱遊天下名勝，足跡遍布羅馬帝國，堪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典範。其在《致柏拉圖信》中曾亮出自己的三大翻譯主張。一曰「翻譯不能始終字當句對，必須採取靈活原則；二曰「文學翻譯迴異於「聖經翻譯」，前者應採用易於理解的風格傳達原作意思，後者則應以直譯為主，否則便會損害《聖經》「深刻含義」；三曰正確的翻譯必須依靠正確的理理解。毋庸置疑，他的這三項翻譯主張，對當今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仍然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出於對這位大師的敬重，國際翻譯家聯盟（FIT）於一九九一年將哲羅姆生日即九月三十日定為「國際翻譯日」（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Day）。旨在向世人昭示：翻譯這項職業，隨着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變得日益重要。尤有甚者，從一九九二年開始，該組織根據全球翻譯行業的發展，每年提出了一個翻譯日主題，並在第一季度面向全球發布。截至今年為止，已經提出了一二十四個主題，如：Translation the Vital Link（翻譯——至關重要的紐帶）、Translators and Copyright（翻譯與版權）、Translat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翻譯的正確方向）、Good Translation Practices（翻譯的成功經驗）、Translation and Ethics（翻譯與道德）、Translators as Agents of Social Change（翻譯工作者是社會變革的促進者）、Translation Quality for a Variety of Voices（多樣化的語言：高品質的翻譯）、Translating Cultures（翻譯之橋：溝通文化）、Beyond Linguistic Barriers-A United World（跨越語言障礙-回歸同一世界）等等。

今年翻譯日主題則是Language Rights Essential to All Human Rights（語言權利：一切人權的必要基礎）。隨著翻譯日的逼近，諸如培訓翻譯新手、獎勵翻譯後進、舉辦譯人盛會的各種活動正在世界各地緊鑼密鼓地展開或準備，只待那一天的登峰造極。如此壯舉，遠在九泉之下的哲羅姆倘若得知，想必會發出一陣又一陣的爽朗笑聲吧！

成語：「一往情深」 典故：東晉時有個叫桓子野的人，喜歡吹奏笛子，每當聽到別人吹奏好聽的樂曲他就激動不已。當時住在烏衣巷的宰相謝安聽說桓子野喜歡音樂到了如此地步，讚賞說：「桓子野對音樂的這份感情應該是發自內心深處的，只要一聽到好聽的音樂就激動得不能控制自己。」

成語：「大筆如椽」 典故：東晉大臣王珣，家住城南烏衣巷，有一天他做了一個夢，夢見有個人送了一支房樑那麼巨大的筆給他。王珣醒來後，對人說他預感到會有大手筆的事情發生。果然，一會有人來報，說孝武帝駕崩了。王珣則被任命擔當袁粲等重要文書的起草事宜。

成語：「屋下架屋」 東晉時，一個叫庾闓的官員，寫了一篇《揚都賦》，呈給庾亮，庾亮對這篇賦文大為讚賞，對眾人稱此賦可與張衡的《南京賦》、左思的《三都賦》相媲美。太傅謝安聽說此事後，搖頭說：「不能相提並論！這是在屋子下面再架個屋子罷了！什麼事要是都只是一味模仿，那就難免淺薄了！」

成語：「人琴俱亡」 典出東晉烏衣巷。王獻之和他徽之都是書法家王羲之的兒子。在王羲之年老之後，徽之隨父從烏衣巷移居浙江會稽。獻之留在了建康。公元三八六年，王獻之去世，徽之趕回建康弔喪。他坐在獻之床前大哭一場，取下獻之生前喜愛的琴想彈一曲給獻之聽，無奈怎麼也不成曲，王徽之將琴擲在地上感悼道：「嗚呼子敬，人琴俱亡。」

成語：「寄人籬下」 典故：南朝時張融一貫主張寫作要有自己的獨創性，形成自己的風格。他在一篇文章的序言中寫道，大丈夫做文章應當像孔子刪編《詩》、《書》、制定《禮》、《樂》那樣，而不能一味寄人籬下，模仿別人。

夏天的三藩市灣區，熱是熱了一些，但陽光不算殘酷。安靜的人間，草地，繁花和綠樹，在藍天下徐徐釋放魅力。我走進都柏林一個小型購物中心的咖啡店。一個人坐在裡頭，翻着三份今天的報紙。咖啡喝了一半以後，響起人聲。是女性服務員和男性顧客的交談，該是熟人了，交換着比「今天的陽光真不錯」深入的客套，譬如，「你的髮型很好看」，「騎自行車多少英里了」。我沒抬頭，因為思緒膠着在一個問題上：退休以後獲得哪些實惠？

是進來時開始想的。十五分鐘之前，裡頭不但沒有顧客，也沒有店員。抬頭看牆壁上的鐘，十點五十分。而供應早餐一般在九時前。午餐以十二點為高峰期。這辰光，一如車輛和道路的「錯峰期」。忙逼，壅塞，是另外的時段。我高聲問：「有人嗎？」喊了兩次之後，一個中年女子匆忙從工作間走出，一邊把手機合上。她以帶菲律賓口音的英語解釋：「趁閒下來，打一個電話——」我微笑，表示不介意。要了一杯咖啡。付一元五毛。自助餐，以電爐維持熱度的咖啡壺放在櫃檯上。我往小號紙杯倒咖啡，加上奶精。吸吸鼻子，並沒香味，想問：「攪這裡多久了？」但忍住，早餐時段留下的，怎麼可能新鮮？然而，豈可苛求人家為微不足道的這微不足道的一杯，而倒掉大半壺，另泡新的？

坐下來，以最慢的節奏喝，味道竟還可以。悟出退休者的好處之一，是享受「錯峰」時段。人人「唯速度是問」，偏偏因一人多而延誤，因之產生焦慮，是高峰時段的共同特徵。高峰結束，輪到對「時間」沒有嚴重敵意的閒人風光一陣。下館子，進超市搶減價貨，訂旅遊機票，進銀行取款，看醫生，作體檢，但凡有快慢、忙閒之分，也莫不如是。閒人揀到的衆多便宜，歸結到一處，無非「省時」二字。壓力大的上班族，為了時間不夠用而趕。「有的是」時間的人對時間斤斤計較，一如富翁斂財，茹素者買肉。於是笑自己的無聊。

儘管我謹守「自掃門前雪」主義，但憑聽覺知道，和女店員套完近乎的「自行車男」，坐在離我一公尺的桌子旁邊，喝咖啡，吃點心。然後，一樁從來沒有在我身上發生過的事發生了：男人站起來，向我打招呼，我抬頭，回敬一聲。「先生，能不能幫忙？買得多了，吃不完，送你一隻甜甜圈。」我再一次抬頭，張開嘴，認真負責地笑着，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太感謝了！我正想買呢！」他揚了揚手，說聲再見。我目送他出門。五十多歲的白人，戴七絛頭盔，穿花團錦簇的緊身運動衣，七分彈力褲下露出多毛而結實的小腿。看雍容的氣度，我有理由推測，他是某個企業的執行長，至不濟也是部門經理。

讓我感到有趣的，是他把盛甜甜圈的牛皮紙袋擱在我的桌子上的神情，小心，貪婪，怕我拒絕，更怕我把他當作施捨廉價食物的慈善家。貪婪，怕排除這個可能，若如是，我就自動成為乞丐。其實，他何曾有志於救濟，不過是不想暴殄天物，那是要去教堂懺悔的。

吃還是不吃？放在別的地方，陌生人送的食物，常用的辦法是偷偷扔掉，天知道是什麼玩意？如果受者過度敏感，還發生諸多聯想：為什麼給我，是我的長相或裝束帶來浪漫？是一臉菜色引起他的憐憫？然而，我毫不猶豫地吃下去。出於和他一樣簡單的邏輯——不浪費。沒吃油炸甜甜圈至少十年了，口感不錯，也不甜。

吃罷，把退休以後的第二種實惠想好了——信任陌生人。